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李子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SHAN)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李子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李子君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2. 9 (2013. 1 重印)

ISBN 978-7-5097-3979-2

I. ①增… II. ①李… III. ①韵书-中国-宋代 ②《礼部
韵略》-研究 IV. ①H113.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3728 号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著 者 / 李子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979-2

定 价 / 89.00 元

责任编辑 / 关志国

责任校对 / 李 娟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张 / 31

字 数 / 521 千字

1052123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音韵学史
研究——《礼部韵略》系若干韵书之原委”
(07CYY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224203)结项成果

题宋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六首*

傅增湘

其一

韵略煌煌礼部颁，三衢补注特周全。
藏家著录皆元本，举世稀逢是宋刊。

其二

增韵书成六十年，阜陵进御未传鏤。
厌烦趣简人情异，叹息题辞魏鹤山。

其三

铁砚先生肆讨笈，贤郎增勘得薪传。
校经幸拜司成命，第一官刊出手编。

其四

秀岩蜀刻久无存，至正虚传宝祐翻。
六合旧言汤氏本，亭林经眼待推论。

其五

幅高逾尺字如钱，颜体三排特劲妍。
试检静嘉标宋槧，版匡缩减笔锋圆。

其六

嘉定初雕祖本兴，秀岩兴庆是云初。
胄监所梓源家稿，居正何容并父称。

*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019～1021页。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先行研究成果	9
第三节 研究所用材料	13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16
第一章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产生的历史背景	19
第一节 南宋科举的发展	19
第二节 宋人对《礼部韵略》的批评	26
第三节 《礼部韵略》在宋代的增补	32
第二章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概况	49
第一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撰著年代献疑 ——略及毛氏父子生平之查考	49
第二节 历代对《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著录与考释	90
第三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传世版本考述	109
第四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基本内容及体例	130
第三章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礼部韵略》的增补	144
第一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礼部韵略》反切的改易	144
第二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礼部韵略》小韵的分并	155
第三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礼部韵略》小韵的增补	166
第四节 毛晃“增入”的韵字	183
第五节 毛居正“重增”的韵字	267

2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第六节 未标注“增入”或“重增”的毛氏增补韵字	306
第七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新增墨围的韵字	324
第四章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新增又音考辨	346
第一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新增的又音	346
第二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礼部韵略》“今正而圈”及 “元有圈今正”的韵字	374
第三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新增又音的类型	378
第四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增加又音的原因	383
第五章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价值	397
第一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字形、字义的订正	397
第二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订正的经典旧音	404
第三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反映的宋代实际语音	405
第四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反映的宋代处衢方音	424
第五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注释对后世辞书编纂的影响	431
第六章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失误	439
第一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礼部韵略》小韵的遗失	439
第二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对《礼部韵略》韵字的脱漏	442
第三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未见的互注又音	446
第四节 《古今韵会举要》对《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勘误	469
参考文献	481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北宋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庚申开科^①,直到真宗初年,贡举诗赋用韵尚无程式,士子或以己意或以方言入韵,考官评卷亦无定则。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曰:

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②

有鉴于此,国家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编纂、修订了一系列韵书。《玉海》卷四十五载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和《校定切韵》。^③《广韵》卷首《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牒文》云:

自吴楚辨音,隶古分体,年祀浸远,攻习多门。偏旁由是差讹,传写以之漏落,矧注解之未备,諠教授之何从。爰命讨论,特加刊正,仍令摹印,用广颁行,期后学之无疑,俾永代而作则。

又据《广韵》卷首《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五日牒文》可知,《校定切韵》在成书后第二年,改名《大宋重修广韵》。而其略本《新定韵略》则是一部专门为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云:“二月,先是中书舍人安次扈蒙权知贡举,庚寅奏进士合格者杨砺等十九人姓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曾慥:《类说》卷五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1665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景德《新定韵略》”条,广陵书社,2003,第848页。

科举而设，作为考官、士子共同遵守的审音定韵标准的韵书，一般通称《景德韵略》。至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三月，宋祁、郑戩等向皇帝奏言：

昨奉差考校御试进士，窥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如“叙序、坐座、底氏”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释转音，重叠不分，去留难定，有司论难，互执异同，上烦圣聪，亲赐裁定。盖见行《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殊，宜弃乃留，当收复缺，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①

于是仁宗诏“祁、戩与国子监直讲王洙同修刊，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详定，又以都员外郎崇政殿说书贾昌朝尝纂《群经音辨》，奏同刊修。至宝元二年（1039）九月书成上之，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进呈，奉圣旨镂版实行”^②。又据《集韵·韵例》“诏名曰《集韵》”^③。为应科场急需，以简缩的《集韵》未定稿编纂而成《韵略》^④，景祐四年（1037）六月丙申旨准颁行。

考隋开皇八年（588）文帝罢中正官，“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⑤，是为我国科举之始。选举权初归吏部，然随着唐初、中叶科举从“以文取士”到进士科“诗赋取士”的发展，选举权从吏部移至礼部。据

①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田世卿安康金州军刻本《集韵》卷首《景祐元年三月牒文》，此书现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书陵部。本文所引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卷二。子君案：关于《集韵》开始编纂的时间，文献所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始于景祐元年（1034）三月，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切韵》《祥符广韵》”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景祐元年四月丁巳”条、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九录孝宗乾道五年（1169）正月三十日礼部贡院文书持此说；另一种说法认为始于景祐四年（1037），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景祐《集韵》”条、现存几种版本的《集韵·韵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原天禄琳琅藏宋刻本、钱氏述古堂影钞宋本、曹寅扬州使院棟亭本）持此说。鲁国尧先生《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问题》（载《语言研究》1996年增刊）认为：“当是景祐元年（1034）三月宋祁等奏言《广韵》之失，四月诏修《集韵》。”本文凡言《集韵》撰作时间处，均采用鲁国尧先生观点，先此声明，恕不一一标注。

② 见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田世卿安康金州军刻本《集韵》卷首《景祐元年三月牒文》，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第148~149页。

③ 《宋刻集韵》卷首，中华书局，1989。

④ 参见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第二章第八节，中华书局，1997。子君案：赵振铎《集韵研究》（语文出版社，2006，第5页）称：“宁继福先生认为丁度的《韵略》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这样认识，丁度在受命编纂《集韵》之前已经奉诏从事撰写《韵略》的工作，轻车熟路，所以仁宗才下诏让他来编写《集韵》。”

⑤ 魏徵：《隋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3。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记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制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掌之。”^①遂成永制，至清末因之不变。丁度《韵略》因由礼部看详刻印，专用于科举，故全称《景祐礼部韵略》，简称《礼部韵略》《礼部韵》《礼韵》《韵略》。^②

《礼部韵略》（以下简称《韵略》）按四声分韵，平声分上下，共五卷，二百零六韵。从景祐四年（1037）至南宋灭亡，二百余年间（除去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绍圣时期、崇宁废科举的数十年）《韵略》一直是宋代场屋必备的权威工具书，当时的读书人大概人手一部，朝夕研读默记。正如熊忠所说：“一部《礼韵》，遂如金科玉条，不敢一字轻易出入。”^③《韵略》与士子的前途息息相关，什么时候朝廷实行诗赋考试，什么时候《韵略》就得到修订和增补。广大知识分子在修订《韵略》中竭才尽智，“宋省监申明，儒绅论下，《韵略》集注，殆且五十余家”^④。增修、增订之频，刊布流传之广，远非《广韵》《集韵》所可匹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韵略》原刊本及诸多增补本相继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日本真福寺藏北宋刊孙谔增补本《礼部韵略》（以下简称真福寺藏本）^⑤、南宋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以下简称《附释文》）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以下简称《增韵》）^⑥，而最能窥见《韵略》原貌的当是真福寺藏本和《附释文》。本书主要以监本《韵略》的增补本《增韵》为研究对象。

-
- ①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子君案：因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贡举又称“礼部试”，考试场地称“礼闱”，而礼部属周制春官，故刘禹锡《宣上人远寄和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继和》有“满城桃李属春官”的诗句。
- ② 关于《礼部韵略》的作者，宋代文献和后世公私书目皆云丁度撰，如《玉海》《直斋书录解題》等。丁度，字公雅，祖籍恩州清河，生于太宗淳化元年（990），卒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史》卷二百九十二有传，称“度强力学问，好读《尚书》，尝拟为《书命》十余卷……著《迺英圣览》十卷、《龟鉴精义》三卷、《编年总录》八卷，奉诏撰诸儒集《武经总要》四十卷”，还曾典领《集韵》的编纂（见《集韵·韵例》）。
- ③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自序》，宁忌浮整理，中华书局，2001。
- ④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自序》，宁忌浮整理，中华书局，2001。
- ⑤ 对真福寺藏本的音韵研究，请参见水谷诚《关于真福寺本〈礼部韵略〉》（张丽娟译，载《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拙文《〈礼部韵略〉研究——真福寺藏〈礼部韵略〉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第四章，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系，2004。关于真福寺藏本的刊印年代，详见拙文《日藏宋本〈礼部韵略〉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⑥ 对《附释文》的音韵研究，详见拙文《〈礼部韵略〉研究——真福寺藏〈礼部韵略〉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第四章，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系，2004。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增韵》不够重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道：“不知文字之别，又不知古今声韵之殊。”近年随着《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研究的深入，《增韵》的价值不断显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热衷于《增韵》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增韵》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问题探讨得还不够深入、全面，个别结论尚需进一步验证。如宋代以经传古音补韵书肇自《集韵》，南宋的文学创作，文士重古韵而轻《韵略》，只是迫于功名，在场屋之内不得不遵从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杨诚斋（万里）的话说：

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

又引魏鹤山的话说：

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况且今所较者，特《礼部韵》耳。此只是魏晋以来之韵，隋唐以来之法，若据古音，则今麻、马等韵元无之，歌字韵与之字韵通，豪字韵与萧字韵通，言之及此，方是经雅。^①

吴泳亦云：

盖古自有通韵，而举于礼部者少能知之，倘更以古音押今韵，则世岂不惊怪而啐笑矣。矫今人之所怪，酌古人之所通，时复以三百五篇、乐府、《骚》《选》之曾经采用者，引入于律体之间。^②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诗不拘韵”条，中华书局，1983。子君案：唐代闲赋之诗，也并不一一以“官韵”为较，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云：“韩愈最重字学，诗多用古韵，如《元和圣德》及《此日足可惜》诗，全篇一韵，皆古叶兼用。其《赠张籍》诗云‘时来文形声’，知籍亦留心韵学者。乃籍诗独不甚用古韵，惟《祭愈》诗七阳用至八十三韵，古韵及于用尽，却无一韵不押得稳帖，视愈之每每强押者过之。宋吴才老推韩愈为唐一代字学冠，西及白傅、柳州，而未满于籍。夫识字贵善用耳。籍用古韵，即仅此一篇，韵学之深可知矣，才老后未足语此也。”

② 吴泳：《鹤林集》卷三十八《度郎中乡会诗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所以“以古音补韵”在南宋曾成为一种风气，著作蔚为大观，但都明显存在不足。俞任礼《九经补韵·叙》云：

《礼部韵》以略言，人多隘之，而议欲增也。自元祐国子博士孙谔陈乞添收，继其后则黄启宗有《补韵》，吴棫有《补韵》《补音》，毛晃有《增韵》，张贵谟有《韵略补遗》，近世黄子厚、蒋全甫则又各有论说。然疏者随韵补辑，仅得一二。详者至尽采子、史、《仓》、《雅》、《方言》，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难于行。此《礼部韵》之所以至今未备也。^①

熊朋来亦批评道：

《集韵》之后，南北增韵又数家，颇收汉晋人诗赋中用古韵者增入韵中，而《易》《诗》《书》则不问，无乃掎捩星宿遗羲娥乎！^②

其实，前人对《增韵》的批评并不公允，因为“毛氏研究还没有脱离韵书增补的旧模式，不能将古韵研究完全独立出来；在古音层面上又不能全以经语协韵为据，而多以汉魏诗赋用古韵者补入其中”^③。虽然如此，《增韵》“以古音补韵”的内容仍不失为宋代古音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容低估。

《增韵》实用性的编纂特点丰富了汉语辞书编纂的模式，直接影响了后世《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的创作。《古今韵会举要》在《韵略》基础上参酌其他韵书，增补、删并、类聚、注释而成^④，就其内容而言，《韵会》对《韵略》共做了七项增、改、并的工作。^⑤但《增韵》对其内容的影响也相当大，《古今韵会举要》不但将毛晃父子所增 1710 字逐韵随音

① 杨伯岳：《九经补韵》，粤雅堂丛书本。子君案：俞任礼《九经补韵·叙》自署“淳祐四年（1244）十一月初吉日门生文林郎充衢州州学教授俞任礼谨题”。

② 熊朋来：《经说》卷二《易、诗、书古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张民权：《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10页。

④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凡例》，宁忌浮整理，中华书局，2001。

⑤ 宁忌浮先生认为《韵会》对《韵略》所做增、改、并工作包括：（1）将206韵依刘渊《壬子新刊韵略》并为107部；（2）依《七音韵》217字母和36字母，重新排列小韵位次；（3）增加韵字；（4）详加注释；（5）解说、辨正韵字字体及世俗音读；（6）改易切语；（7）按形声字声旁类聚小韵内韵字。详见《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中华书局，1997，第1~6页。

附入^①，并且在注释中大量征引毛氏观点，注明“《增韵》”或“毛氏曰”。我们的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古今韵会举要》各卷征引毛氏观点的次数

卷次	《增韵》	毛氏曰	卷次	《增韵》	毛氏曰
卷一	37	9	卷十六	82	11
卷二	55	11	卷十七	87	14
卷三	27	14	卷十八	54	2
卷四	59	18	卷十九	48	7
卷五	72	11	卷廿	68	4
卷六	37	8	卷廿一	56	4
卷七	47	6	卷廿二	82	2
卷八	61	15	卷廿三	93	5
卷九	53	13	卷廿四	77	12
卷十	28	8	卷廿五	61	19
卷十一	61	16	卷廿六	79	15
卷十二	81	14	卷廿七	87	14
卷十三	79	11	卷廿八	103	13
卷十四	62	8	卷廿九	79	5
卷十五	58	9	卷三十	74	10

可见《古今韵会举要》与《增韵》关系非比寻常，研究《古今韵会举要》，必须要先弄清楚《韵略》《增韵》的来龙去脉，绕过《韵略》《增韵》去研究《古今韵会举要》，将窒碍难行。

《洪武正韵》是在《增韵》基础上改并删补编纂而成的，这一点《洪武正韵》卷首的序言及凡例交代得很清楚。乐韶凤、宋濂等改并重编的工作归纳起来有以下内容：韵部、小韵的合并与离析、韵字的增补与删削，反切用字的更换、注释的增补等。^②单就注释而言，宋濂《洪武正韵序》称“（《洪武正韵》）注释则一依毛晃父子之旧”^③，我们对其注释中明确标明“增韵”、“毛晃曰”、“毛曰”、“旧韵”的地方进行了统计，仅有34处，其在各卷的分布见表2。

①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凡例》，宁忌浮整理，中华书局，2001。

② 宁忌浮：《洪武正韵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27~68页。

③ 《洪武正韵》七十六韵本，明刊本。

表2 《洪武正韵》各卷标明援引《增韵》注释的次数

卷次	增韵	毛晃曰	毛曰	旧韵	卷次	增韵	毛晃曰	毛曰	旧韵
卷一	0	0	2	0	卷九	1	3	1	1
卷二	0	1	1	0	卷十	0	0	1	0
卷三	0	2	2	0	卷十一	1	0	0	1
卷四	0	1	0	0	卷十二	0	0	5	0
卷五	0	0	0	0	卷十三	0	0	1	0
卷六	0	0	0	0	卷十四	0	1	0	0
卷七	0	6	0	0	卷十五	0	0	1	0
卷八	0	0	1	0	卷十六	0	1	0	0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据日本学者辻本春彦先生的考察，《洪武正韵》承袭《增韵》注释的比率当在80%以上。^①除《洪武正韵》外，明代章黻《韵学集成》、王文璧《中州音韵》承袭《增韵》注释的比率也分别在90%左右。^②其实，《增韵》注释文字的学术价值，早在南宋刊行伊始，即广受学者推崇，如《九经三传沿革例》《音注资治通鉴》即多有采纳^③，后世学者采摭《增韵》注语者则更不胜枚举。

- ① 辻本春彦：《洪武正韻反切用字——切上字について》（《東方學》第十三輯，1957）、《洪武正韻反切用字——切下字について》（《森三樹三郎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學論集》，朋友書店，1979）有专门讨论。
- ② 慶谷壽信：《〈中州音韻〉校勘上の一方法——毛晃〈增韻〉との比較》、吉田雅子《王文璧〈中州音韻〉校勘上の一問題——〈洪武正韻〉との比較》、加護谷春江等《〈中州音韻〉の義注について》，俱載《辭典編纂》1993年第3期；慶谷壽信《毛晃〈增韻〉の效用》，載水谷誠《〈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索引》卷首，昆侖書房，1993。
- ③ 《九经三传沿革例》旧传岳珂（1183~1234或1241）撰，岳珂乃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字肃之，号倦翁。自朱彝尊《经义考》将《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作者著录为“岳氏珂”，《四库提要》从之，影响至深且巨，举凡公私书目，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著作，直至大型工具书，无例外地著录为“宋岳珂撰”。张政烺先生《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首发其覆，赵万里、胡道静、崔文印等学者续为考证，虽然各家所言有相异之处，但都认为此书的作者不是岳珂，并且都认为此书最先成于南宋度宗时期的廖莹中，后为相台岳氏重刻。崔文印先生《相台岳氏〈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及其在校勘学上的价值》认为重刊者为岳飞九世孙岳浚，台湾学者翁同文先生《相台岳氏九经三传刻梓人为岳浚考》则认为岳浚乃荆溪（今宜兴）人，非岳飞之后。《九经三传沿革例》非岳珂撰，学界现已成定论。《音注资治通鉴》又名《新注资治通鉴》，胡三省（1230~1302）撰，三省原名满孙，字景参，号梅磻，宁海人。胡氏《新注资治通鉴序》自言从宝祐丙辰（1256）进士及第起，即“肆其力于是书”，先依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撰成《资治通鉴广注》97卷和论10篇，惜原稿于临安陷落流亡新昌时丧失，“乱定反室，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书成，历时30年。

在鲁国尧先生“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方法理论的指引下，宋代诗文用韵研究方兴未艾。宋代科举中诗赋考试必须依从《韵略》，贡举以外的诗赋创作与实际语音虽有一定关系，但通常仍以官韵为押韵依据。宋人诗赋用韵的语音依据至少有四种，代表书面语、通语、方言韵系三个语音层面。^①其中《韵略》及其增补本所代表的书面语音层面，因由官方认可，规范推广，其约束力、影响力日积月累而成为文士用韵的一种习惯，这样的作品在宋代诗文中数量最大。而我们研究诗文用韵的目的是挖掘实际的语音资料。所以在研究中，以《韵略》及其增补本为代表的书面语层面必须要剥离掉。《韵略》及其增补本的研究能为宋代诗文用韵的研究提供依据。同时，《增韵》所记录的宋代时音，也能为宋代诗文用韵的研究提供文献支持。例如“攢”字，《增韵》始归上平声二十六次徂官切攢小韵，宋代江浙诗人用韵均押平声，如沈括七古《游山门》“溪水激激山攢攢”，沈辽七绝《观蕉叶》“芳心欲展复微攢”，韦骥五古《和太守临清阁一首》“山斜风翼攢”等。可知“攢”字在宋元时期以读平声为主。^②《增韵》真实记录了这一实际语音现象。

《增韵》的某些特殊音切也反映了宋代处衢方音，如船禅日混同、从邪不分等，当与吴音有关，这些语音现象下文将做专门讨论，今试举一例：去声三十五笑实照切邵小韵毛居正重增“绕遶饶”三字，此三字《广韵》《集韵》均作人要切，乃日母字，而毛氏所增列实照切小韵中，属禅母，此处日禅同列。鲁国尧先生认为：

毛晃、毛居正父子私人增订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增加了4166字，这是为了满足士人求繁的需要，但有吴音化的倾向。^③

可见《增韵》为宋代语音史、方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比较翔实材料，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① 刘晓南：《宋代闽音考》，岳麓书社，1999，第12~13页。

^② 张令吾：《宋代江浙诗韵特殊韵字探析》，《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

^③ 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论》，《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第345页。

第二节 先行研究成果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增韵》，我们在考察前人研究成果时将范围适当放宽，凡涉及《韵略》系韵书研究的论著都尽量收入。《韵略》作为官韵范本颁行后，宋代不断有人如孙谔、黄启宗、黄积厚、杨朴、张贵谟、毛晃父子、吴杜等 50 余家为之刊正、校订、增字加训，但宋人旨在增修增补，还不能称之为实质上的研究。明清学者对《韵略》系韵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著录和文献考证。近现代学者轻视《韵略》，很难说在这一课题上有什么新成果，即使一些音韵学、汉语史著作有所涉及，其见解也未超过清人。据我们所知，真正从音韵学角度全面研究《韵略》或其递修本，始于台湾学者应裕泰先生 1963 年发表的《〈礼部韵略〉反切之研究》。我们以应裕泰先生为界，根据学者们研究的内容和性质，将其大致划分为以文献考证研究为主的时期和以音韵研究为主的时期两个阶段。

一 以校勘、考证为主的阶段

前贤校勘、考证《韵略》及其递修本的成果，主要以校本、序跋、书录解题、提要等形式表现出来。据我们调查、钩稽，此阶段主要校本有四部，序跋等 16 篇。今按底本、卷册、校跋者、藏址开列如下。

(1) 《排字礼部韵略》^①，明天顺八年（1464）朝鲜刻本，五卷，明黄

^① 据姜信沆先生介绍，高丽中期以后，朝鲜人最常用的中国韵书是《礼部韵略》，现存最早的是卷一、卷二末镌刻“大德庚子良月梅溪书院刊行”牌记的《新刊排字礼部韵略》，嗣后覆刻、重刊的版本流传至今者有：《新刊排字礼部韵略》五卷，朝鲜中宗十九年（1524）；《礼部韵略》宣祖七年（1574）；《排字礼部韵略》四卷，光海君七年（1615）；《排字礼部韵略》一册，显宗十五年（1661）；《排字礼部韵略》五卷，肃宗四年（1678）；《排字礼部韵略》五卷，肃宗五年（1679）；《排字礼部韵略》五卷，年代不详。这些朝鲜版的《礼部韵略》均系覆刻《新刊韵略》而来，并在朝鲜中期以后，为《礼部韵略》的改编本《三韵通考》所取代（《中国韵书与韩国韵书》，载《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第 391~396 页）。赵复衍《排字礼部韵略小考——书志学的侧面》（《奎章阁》1981 年第 4 期，第 49~69 页）亦对《排字礼部韵略》做了版本考证。又敦煌莫高窟北区 B59 窟出土遗书中有《排字韵》二纸（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 卷图版 84，文物出版社，2000），张金泉《莫高窟新出土的古韵书〈排字韵〉》（原载《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后刊入《雪泥鸿爪·浙江大学古籍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转下页注）

从兄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 《排字礼部韵略》五卷、《新编直音礼部玉篇》二卷，元明间朝鲜刻本，黎庶昌、刘盼遂题识，一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3)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常熟钱孙保影钞宋刻本，五卷，清钱孙保跋，清纪昀提要，收入《四库全书》；

(4)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清初影钞宋本，五卷，清成瓘跋、周叔弼跋，国家图书馆藏；

(5)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使院刻本，五卷，清陈鱣校，清周锡瓚跋，国家图书馆藏；

(6)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使院刻本，五卷，清范大成、韩应陞校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7)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南宋绍定庚寅上巳藏书阁重刊本，五卷，张元济跋，国家图书馆藏，收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

(8)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元刻本，五卷，清王振声跋，国家图书馆藏；

(9)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元刻本，残存卷四，清丁丙跋，南京图书馆藏；

(10)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元罗溪书堂刻本，五卷，清李盛铎跋，北京大学中文系藏；

(11) 《增略互注礼部韵略》，日本五山刻本，五卷，清杨守敬题识，重庆市图书馆藏；

(12) 《增略互注礼部韵略》，乾隆间桂馥家抄本，五卷，清桂馥校并

(接上页注①)文集，中华书局，2003)对其做了专题研究，认为该书“有异于官颁《礼部韵略》，系地区性平民所用之书”。而日本学者高田时雄《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的〈排字韵〉札记》(原刊《敦煌学》2004年第25辑，即潘重规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专辑，后收入《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第459~468页)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该韵书残片的内容其实与有名的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完全一致”，“作为金元间的科场参考书的‘韵略’中，王文郁《新刊韵略》系统的书占有主流地位”，“我们从莫高窟发现的残片，可知元代一百零六韵的官韵已流行全国，发挥了规范作用”，从而否定了“地区性平民所用之书”的说法。又日本虎关师鍊(1278~1346)所编《聚分韵略》，书名似与《礼部韵略》相类，但内容与之毫无关联。参见魏建功《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黄耀堃《日本所传我国韵目资料研究》(《黄耀堃语言学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4，第125~137页)对《聚分韵略》的介绍研究。